目　录

爱国藏书家严谷孙……陶亮生　严韵谈（　1）
艺术教育家李有行事略……王传心（　13）
三十年代（1936—1940）木刻运动在四川……郭中锐（　23）
石室中学往事纪要……唐世芳（　43）
成都的早期话剧活动……周芷颖　高思伯（　53）
资中木偶戏今昔……王志行（　66）
民族工业家“久永黄”的创始人范旭东……伍培基（　74）
自贡市井盐化工的开拓者——孙学悟……赵　志（　98）
杨灿三与聚兴诚银行……朱　苏（104）
解放前重庆的金钞银元市场……王大煜（125）
回忆西康省训团……杨　露　张永春（142）
我对“西康省财务人员训练所”的回忆……杨琢珊（154）
刘湘主川开办的“七训”……於笙陔（173）
四川财训史略……杨叔平　吴绍伯　廖上村　程泽友（194）
自流井的“叫化营”……罗筱元（205）

质疑·补充·订正

对《民革川康地下组织的活动情况》的补充订正…杜重石（211）
对《川西恶霸崇庆县元通场黄匪家族》的补正……李之青（213）
关于解放永川日期的更正……屈景益（21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爱国藏书家严谷孙

陶亮生　严韵谟

严谷孙先生（1889—1976）是全国闻名的藏书家，解放后曾任川西行署特邀人民代表、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祖籍陕西渭南，累世侨居成都。先生嗜书成癖，酷爱收藏，对金石、书画、古籍版本均有较精深的研究，对真品、赝品尤有独到的鉴别力。他毕生致力于搜藏古籍，整理精刻善本，旁及金石书画，实皆承先人之旧业，并从而发扬光大，辑有《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流行较广，对保存和整理古籍有很大的贡献。

先生之"贲园"书库（在成都市和平街，即原四川省图书馆中文藏书部），所藏甚丰，经史子集，四部皆备，以奇书、精刻善本、孤本驰名中外①。所辑"丛书"（即《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下同）内容精，版本好，镌刻精细，是研究经传、训诂、音韵学、中医药学等的重要文献，近代学者咸推为善本丛书，尤为蜀中硕学所乐用，认为是学术研究不可缺乏之重要典籍。而贲园主人不以私藏专擅，将藏书公诸于世，为学术研究提供方便。贲园成为文人学士的重要文库，对学术研究工作和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解放后，谷孙先生将贲园全部藏书及其书库② 捐献人民政

府。时张秀熟同志长文教厅，代表政府主持接收，清点后共计三十万卷（善本书约五万卷，藏书总数较其先父原藏十一万卷多三倍），自刻木版三万多片，珍贵书画碑帖文物多件。

谷孙先生为镌印这一套“丛书”，耗尽心血，校雠皆出自名儒宿彦，刻工精细，字迹周正，线条匀称，印刷清晰，纸质绵密，装订美观大方，内容精湛，错误极少。书库建在花园中，系楠木结构，高大宽敞，外甃石，通户牖，为石库状，周围种植银杏、幽篁，冬暖夏凉，清新雅洁。书库采用科学方法管理，勤于清点，精心爱护，寒暑无间，积年累月，毫不懈怠，做到数十万卷书无虫蛀、鼠耗、水渍、霉烂。由于管理得法，才为国家保存下这一大批珍贵古籍。揆之全国范围内，如此规模宏大之私家藏书，实为近世所罕见[3]。

谷孙父岳莲先生，字雁峰，别号贲园居士，早岁就读尊经书院，为清朝末季蜀中著名学者和诗人。他购置书籍五万卷，与富顺宋育仁、井研廖季平、华阳张孝楷、合州张森楷等诸名士朝夕研讨，学业大进，以诗文著称，时人誉为湘绮门下高足[4]。诗承杜甫、白居易诗史传统，有《贲园诗钞》（其中有著名叙事长诗《东乡行》，笔录东乡冤狱附于诗前）、《读晋书笔记》、《随笔四卷》流传于世。在成都杜甫草堂、青城山及西安碑林、华山西峰等处均留有遗迹。岳莲先生鄙弃功名，无心仕进，晚年志在兴学建祠，手编《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目次，以巨金修建书坊，亲自校勘、镌印，以饷后学，当代学者谥为文学处士[5]（时先生年事已高，镌刻印行、书坊“镐乐堂”的管理工作皆赖谷孙先生主持）。

谷孙先生由秦入蜀过嗣，已过学龄，雁峰先生亲授以诗文，

颜其斋曰“时过学斋”，以示警励。并嘱其读书砥节，整理古籍。在宋育仁、廖季平、张森楷等学者的关怀教诲下，谷孙先生蛰居时过学斋，勤奋好学，摒弃声色犬马，拥万金家资而不自娱。他耗费重金建书库，整理书目，开展编辑刻印《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的工作。其间虽屡遭横祸，仍能独抗时俗，遇危难时，宁舍万金，不弃一卷。谷孙先生以古籍整理非一人之力所能为，故广结文人学士，优礼有加，慷慨接纳博访周咨。于己则布衣蔬食，怡然自得。贲园成为一时文人学士艺术家荟萃回旋之所。

蜀中自辛亥革命以来，频年战乱，兵燹不息，贲园多次遭到滋扰。谷孙先生的父亲雁峰先生，将全部藏书装入棕箱，氈包于外，存放于大慈、龙藏二寺达十余年⑥，方幸免兵祸。1914年复就景勋楼旧址，重建书库，历十年始竣工。谷孙先生时年二十，敦请史学家张森楷先生长家，备极敬重之礼，早晚必请安。凡有训示，言必行，行必果。每日勤于课读。森楷先生并躬亲整理古籍，编定目次。经两年时间，一一检阅全部藏书，按经史子集分类列目，校订编辑。谷孙先生随侍在侧，耳闻心记，承教不倦。森楷先生才识渊雅，治学谨严，视野宽阔，义理踏实。他参考刘向、刘歆父子之“七略”，研讨“目录学”演化发展之过程，浏览古今书籍之概要，言简意赅地导出古籍分类的方法，列出诸子百家派别种目，一一指出其主要内容，论其短长，把整理古籍的学问传授给谷孙先生。同时又以他渊博的学识，总结概括贲园藏书的全貌，针对贲园所藏，提出了分类方法及补充意见。森楷先生著录贲园之书，经史子集四部，十一万五千二百三十有二卷。经传版本最丰，史部类多而杂，医书较为整齐集中。先是仿效四

库书目编次，继而发现贲园书不完备，与四库相较，多少不一。社会上流行之书，贲园未予收入；有者又皆世不经见，为四库所未收。故自为类例，参以校雠，略叙古今进退，以究其理。森槐先生曾谈及贲园之藏，他说，经传类如孟子之书，《文献通考》录二十三部，四库目录仅录十部，不著录七部；而贲园所有孟子类，录为经之属四种，音训之属卅二种，说解之属十一种，别派之属十三种，多四库书目三倍有余。同时指示：孟子列入四书，乃自朱熹始；而谷孙在整理四书时，特录郑赵两氏注、何氏集解注于朱注前，校勘后重刻于《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这对研究汉、宋学术思想有独到之处。史书类、农书时令等书，贲园收之甚丰。历代史志不著录时令类，四库书目虽列有，但仅录二书存目，亦只十一书。时令本先圣“敬授民时”之义，为农家之必备。贲园所藏这一类的书，多至二十六种（内如《玉烛宝典》等）。北宋科学家沈括之名著《梦溪笔谈》，世所传者为宋乾道二年扬州教授汤修年校刻本，称宋乾道本，二十六卷，但缺“补笔谈”、“续笔谈”。而明朝马元调本则皆齐备，此本独为谷孙先生所购得，合二十六卷及补笔谈二卷、续笔谈一卷及札记宋乾道本一卷，共卅卷。谷孙先生请林山腴先生重新校雠，聘高手精刻，辑入《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成为当时公认的“笔谈”本之最善者。当时精于医学之廖季平先生，对贲园书库医书类之藏，尤为称道，谓贲园“富于藏书，于医部尤详，凡日本《丹波氏多纪氏医学丛书》、北宋《圣济总录》及明刻《医统正脉》等籍，皆寻常不可多得之书”。谷孙先生继父志，着手编“丛书”，首辑《音韵学丛书》凡三十二种，百二十三卷，主要辑唐宋以来声韵之大成，可观唐宋以来音韵学之概貌。又延请龚向农、向楚校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于贲园，积数年之久。书成，谷孙先生专程赴苏州，就教于章太炎，太炎先生欣然为之作序。由于“文化革命”之劫难，亮生手中资料荡然无存，仅依稀记得还有重校稽古楼本“四书”，廖季平先生重订《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十一卷，补校抱经堂本《颜氏家训》七卷，阮元注《曾子》四种，重校老子《道德经》等。谷孙先生又辑中医学五种卅四卷，共百余万字，最著名的有《金匮要略浅注方论全编》、《金匮伤寒论》《本经逢原》、《伤寒条辨》、《温病条辨》等等。廖季平先生精于医道，称赞谷孙先生父子搜集整理、口读手写医书数十巨帙，实为难得。同时又强调“雁峰先生医术高明过人，但并不行医，他‘志在医医，而非医病’。能读古医书，识文理，精医道者，舍君其谁”。⑦雁峰先生亲自校勘、验方，谷孙先生组织镌印，受到医学界高度赞誉。中医学院名医吴棹仙院长讲授中医学，独选用《渭南严氏医学丛书》，足征其可靠⑧。成都市中医师同业公会一致推谷孙先生为理事，盖由于此。省图书馆特藏部同志谈及，“来此读《渭南严氏医学丛书》者，经年不衰。1956年省人民出版社曾再度重印。”

谷孙先生一生不断收藏，卅年间，藏书由十一万卷增至卅万卷，无怪乎名声大著。但度其收藏动机，并非为收藏而收藏，而是为整理古籍和保存古代文化着想。他收集的地方志约有二千余种⑨。抗日战争期间，张群作川省主席时，曾成立“文献整理委员会”，聘谷孙先生为文献整理委员，先生曾捐献部分方志。解放前流传全国各地之著名县志，贲园均收藏无遗，按年代有宋、元、明、清各代，按版本有手抄、木刻、拓印等等，多为世不经见者。不少孤本，极为珍贵。顾炎武先生《肇城志》系手

抄本，国内已发现有三，云南、上海各一，以贲园所藏最完整，版本最善。最近发现有《渭南严氏精刻善本目录》，封面为张大千先生题，1934年刊印。谷孙先生整理古籍约百余种，五百多卷，雕版三万多片。谷孙先生尤精于版本纸色之年代、品种、产地之鉴别，能不用标本作比较，凭肉眼观察而无谬误，此应归功于森楷先生亲自传授。1935年大千先生与谷孙先生相识于京。见谷孙先生不仅学识渊博，深谙古代典章制度、风土人情、名人掌故轶事，且擅长版本纸类之鉴赏，十分折服。两人一见如故，畅谈书法绘画之字理画义，各种流派之特点，笔法运用之奥妙。大千先生对谷孙先生之书画鉴赏力予以高度评价，力劝其搜集古代书画作品；而谷孙先生对大千先生的绘画作品亦赞誉备至，曾向当时在北京的王树楠、傅增湘、郑孝胥等前辈学者介绍。在京期间，他们过从亲密，后结伴去西安，同游华山。大千遂与秦中文人学士宋伯鲁等相识，并与杨虎城将军往返，应邀游终南山。

谷孙先生初建贲园书库时，曾多次请宋育仁、廖季平、张森楷、林山腴等为之作记。宋等欣然命笔，阐发贲园宗旨。廖季平文曰："成都图书馆，余尝以林山腴之请为序，以发明寒士专一之效。踰数季，贲园后出。然贲园收藏在先，其作库以应士林之校读，顾在其后，二家公私不同，收储亦不尽合，……然贲园先生喜收书而能读，能解，易记，难忘，……贲园财力既厚，尤精鉴别"。所谓尤精鉴别，系指对书中字义之鉴别，勘其谬误，校正其字形，阐释字里行间之义理也。谷孙先生整理古籍，注意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贲园所藏各种奇书、精刻善本，乃集多见善，旨在求真，此一理也。凡研究学问者，欲穷真理，见善本真迹，易解决疑惑，悟通道理。贲园所藏古籍，经贲园主人谷孙先

生倾注毕生精力整理之后，为学人所乐用。先生志趣高雅，广结对古籍深有研究者。亮生在三十年代有幸寓居骆公祠，曾借住贲园一角，与谷孙先生相友善。自前辈王湘绮始，廖季平、宋育仁、张森楷、张孝楷、周雨霖等学者都曾在贲园研究学术。廖先生对“公羊”、“穀梁”深有研究，晚年许多光阴都在贲园度过，当时已带病，但仍坚持著述，手稿亦一直存于园内。宋育仁修《省通志》、《富顺县志》，皆以贲园所藏为其主要资料。张森楷先生在贲园前后数十年，他在《贲园书库记》中谓：“读书著述借读于贲园，撰述《通史人表》、《廿四史校刊记》、《四川省历代地理沿革表》；且许予携毛刻、官刻诸史还州里，为考订之资”。二十年代以后，龚向农、向楚、林山腴长期在贲园，为《渭南严氏丛书》校勘了大批精刻善本，如《音韵学丛书》、《梦溪笔谈》、《严氏家训》、“四书”等，举不胜举。以后庐弢野、朱少滨、顾颉刚、蒙文通、庞石帚、任二北、刘庐隐等等学者，亦出入其间。当代书法家于右任、谢无量、沈尹默，国画家张大千、张寒杉、谢稚柳、叶浅予等，亦皆贲园座上客。当时于右任因不满蒋介石独裁专制，愤而深居贲园，看书赋诗，避祸远害，同谷孙先生感情甚笃。初为谷孙先生及家人挥毫作书，气魄雄健，出神入化。因于公书，早为世人倾慕，至是求书者络绎不绝。犹忆1943年于右任先生曾为贲园写下雁峰先生自撰书库楹联一副：

无爵自尊　不官亦贵

异书满室　其富莫京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入华北，大千先生携家来蓉。谷孙先生闻讯，立即腾出后院廿多间房屋，为大千先生及其子女、随

行弟子、勤杂工人四十余口安排食宿。并将小客厅辟为画室，将先人留以修缮房屋之楠木，为大千先生制作一巨型画案。大千先生去敦煌，皆赖贲园作基地。启程前之准备，其间之休整补给，归来对素材之加工，常在贲园进行。如西行写生、番女、龙女礼佛等许多名画，即是在贲园完成的。在谷孙先生资助下，大千先生于提督西街展出敦煌巨作，轰动文化界。当时国画界同人多在贲园聚会，大千先生许多巨幅名画皆创作于此。如用丈二宣纸着色画成之“西园雅集图”（通幅人物有一米多高）和通景荷花屏幅等等，皆作于贲园。1983年亮生怀念旧交，曾赋诗赠与谷孙先生长女、大千先生之女弟子贞姊女士：

画手张爰最典型，西来渴望暂时宁。
仓皇寇乱谁收恤，严氏开堂聚德星。

割宅“贲园”署“古欢”，一时流韵米家船。
班头女士严贞姊，彩笔而今老避贤。

谷孙先生家多奇花异草，为大千先生写生作画提供极好条件。在北郊天回镇，谷孙先生曾亲手创办“北山农场”。该场位于镇东外五里许之西山坡，坡前有小坪，依坡傍塘，筑房舍数十间。塘内植荷养鱼，坡向东南延伸，绿色葱笼，诗情画意，无限风光。先生善园艺，园内瓜果皆由外地引进。所植之蜜桃、盘桃、柠檬、苹果、柚子、西瓜、哈密瓜、香瓜、葡萄以及美国玉米等，每岁都有好收成。于右任老先生来此小憩，曾饱蘸浓墨手书“北山农场”，匾悬于果园大门。惜北山每岁夏秋后均被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及驻军占用作军事演习之所，对园内瓜果花木肆意糟踏。谷孙先生为保护此园，几乎每年要亲自去军校及川康绥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两处拜会军事首脑，并先期托人送礼，以求得一纸公文，布告于农场大门。尽管如此，仍不免遭难。依大千意见，修建一小憩亭台。大千先生于荷塘畔写生创作，亦一画中人，即今回忆，何其乐也。大千先生性情豪爽，不计较钱财，花费无度，以致常感拮据。尽管谷孙先生生活简朴，但对大千先生一向有求必应。有时为替大千先生筹办画展，更是慨然资助，甚至不惜变卖家产。谷孙先生成人之美的高尚风格，颇为当时朋辈所称誉。

谷孙先生为整理古籍，对学有专长者无不敬重。凡有一技之长，虽素未蒙面，或无名气者，皆热情接纳，视为知已。解放前曾佑生先生善拓印，谷孙先生热忱相待，解放后还向政府推荐到文史研究馆工作。忆当年韵谟年幼时，家中之老刻工陆吉三，写字工冯某等，祖父皆令以长辈敬重之。抗战时期，数学家余介石、作家叶圣陶，曾借住西郊房舍，谷孙先生分文不取[10]。当时张寒杉先生生活清苦，所作之画，不为世人所重，谷孙却从无怠慢之意。年青画家李遇春进修画艺，亦皆礼遇资助。当时凡自秦来蜀之陕籍青年，向谷孙先生有所需求者，皆受到谷孙先生关照。数十年来，谷孙先生可谓无新旧门户派别之见，无尊卑贵贱之别，待人以诚，助人为乐。当时社会贤达誉称贲园为蜀中古籍珍藏之唯一宝库和文人学士艺术家荟萃之所，诚非虚语。

谷孙先生热爱祖国，致力古籍整理，热心文化交流。为保存祖国珍贵文化遗产，他多次拒绝帝国主义者和骨董商的重金利诱，表现出高风亮节。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东京文禄堂即向他收购所藏四川省地方志；甚至以重金为饵，要求他搜求四川各城镇户口簿籍。他见信后，十分气愤，对朋友和家人说："这不是要我当汉奸吗！"四十年代外商和国内骨董商亦曾多次以重金向他

购所藏地方志，美国哈佛大学曾许以五十万美金，他也毅然拒绝。但在文化交流上，谷孙先生并不闭关保守。一方面大量向国内学术单位、著名学者赠送“丛书”，如对国史馆、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四川省图书馆和于右任先生等皆有赠送；另一方面又通过西南基督教会会督宋诚之、华大校长张凌高、方叔轩将“丛书”捐赠给苏联和欧美学术界（如苏联的列宁格勒图书馆、莫斯科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等）。这些单位皆专函致谢，并赠送奖状，回赠图书，如苏联即有以斯大林名义签署的感谢信。抗战初期，孙科亲来贲园看书，曾以国史馆修国史需购置书籍为名，欲以二百万元购买贲园。谷孙先生以祖传整理古籍之责未了，婉言拒绝，表示：“如国家需要，贲园之门随时可开。谷孙整理藏书，非藏以贵卖，不敢言卖。”孙科遂聘谷孙先生为国史馆顾问。后四川省成立文献整理委员会，谷孙先生被聘为文献整理委员，曾捐赠大批地方志及有关文献，由四川省参议会秘书长罗文谟代表接受。

解放前官僚政客不学无术者，比比皆是，贪污勒索，相习成风。彼等尽管不懂古籍，但也知道名贵书籍价值很高。在官匪不分的黑暗年月，古籍常遭浩劫，保护者、整理者也连带受害。1931年冬到1932年初，谷孙先生曾两次被当权之城防司令官某某及其同伙软禁。最初以保护先生为名，继而以保护古籍为名，勒令交出全部藏书，阴谋未逞，又派人强迫交出宋版书。先生被关押在岳府街市政厅达半年之久，备受欺凌，最后被敲诈两万银元，始被放出。1932年冬，二十八军下属一团长故技重演，又将谷孙先生绑架在灶君庙，再次勒索钱财。谷孙先生虽遭三次劫持，对

搜集古籍之信念，仍毫不动摇。为防范类似事件之再度发生，谷孙先生只有常和当时官方人士周旋，此中实有不得已的苦衷。继后有另一军阀走卒黄希诚，摇身有术，假充骨董鉴赏家，骗取谷孙先生信任，借住贲园，以观摩鉴赏为名，拿去当时称为海内孤本之宋版《淮南子》和宋版《淳化阁双钩字帖》。此人先以卑鄙手段谋害谷孙先生，幸被及时识破，未能得逞；后公然制造假案，诡称被盗，串同成都市警察局侦辑队长、流氓团伙头子汤国华，反诬谷孙先生长子严用之，以莫须有罪名，拘捕审查。解放前夕，文化掮客、港商、京客不断前来，亦有所图，先生不为所动。时国民党军政要人如关麟征、张耀明、张群、朱家骅、杭立武、黄季陆等，皆劝先生出走，赴台或赴港；先生则以贲园为自己毕生事业所在，不愿离弃。当时，邵力子先生早已来函[11]，转达了周总理对古籍的关注和对先生的敬重之意（这些信件，先生一直珍藏不露，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先生为保存整理古籍而深受军阀、官僚、流氓敲诈勒索，他不畏权势，不贪官职，宁舍万金，不弃一卷，解放后却能把藏书慷慨捐献人民政府。亮生一介寒士，于三十年代借住贲园，蒙先生不弃，爱我以才，待我以礼，并聘我为其子女教席。解放后，我一度无辜受屈，先生待我如初，常与我促膝作长夜谈，肝胆相照，感人至深，终生难忘。

注：

①《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梦溪笔谈补校》等在海外流行，并曾在德国莱比锡万国博览会展出，受到国际友人称赞。

②1952年正值减租退押运动，人民政府减免了谷孙先生应退押的金额。

贡园在成都今和平街，解放后曾长期作为四川省图书馆中文藏书部，是成都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政府接收时，由蒙文通、杨啸谷、严谷孙等三人共同圈定善本为五万多卷。

⑧全国私家藏书著名的有“铁琴铜剑楼”、“皕宋楼”、“海源阁”，“文津阁”、“天一阁”等，但这些藏书处解放前大多已衰落。1982年《文物》有专文介绍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情况。

④见金正炜撰《严先生传》及龚道耕撰《贡园诗钞序言》。

⑤见宋育仁撰《文学处士严君墓志铭》，廖季平撰《文学处士严君家传》。

⑥见张森楷撰《严雁峰先生行状》、《贡园书库记》。

⑦见廖季平撰《贡园书库记》。

⑧吴棹仙先生，著名中医学家，原成都中医学院副院长。省参事金振声先生说，吴先生尝谓：“余所见中医书籍甚多，而讲课时独选用渭南严氏所馈版本，以其可靠，避免以讹传讹。”

⑨谷孙先生搜集地方志、古籍等，系通过多种渠道。除由他经营的锦乐堂书店外，还四处托人搜集。如民革成员孙恭先生（为谷孙先生长子的好友），因见到谷孙先生收集各种县志甚丰，乃将家藏会理、盐源、康定、梓潼、井研等县志，于四十年代赠送谷孙先生。并曾言及他原在罗江、梓潼等县任田粮处长时，曾帮助谷孙先生搜集历代碑帖拓片。谷孙先生曾邀请他观赏所藏历代碑帖拓片，约有十大箱。

⑩谷孙先生与于、叶二位素不相识，当时由世界书局经理俞守己介绍，同住还有张寒杉夫妇，从未谈过房租。据当年管理房屋的张二娘说：“每年替张、于、叶诸位先生整修房屋时，他们都送我报酬，没有听严爷爷说过要收房租。”

⑪谷孙先生未参加任何党派，由于备受官僚军阀欺凌，四十年代杜斌丞、韩望尘、孙隆基来蓉，曾邀他与严庄参加他们组织的西北财团。谷孙先生已同意将自己在川全部财产入股。后因杜返陕遭暗害而作罢。成都解放后(1950年初)，韩望尘多次以陕西省政协名义邀请谷孙先生返秦此故也。

艺术教育家李有行事略

王 传 心

李有行是我国著名的工艺美术家、艺术教育家、水粉画大师。1905年他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双板乡。1921年到1926年就读于北平美术专门学校。1926年到1929年留学法国，在里昂美专学习印染纺织图案设计，毕业后在巴黎维纳丝绸公司从事衣料美术设计工作二年。1931年回国后，任上海美亚丝绸厂美术部主任。936年至1938年任北平艺专、国立艺专教授。抗战中回四川，创建四川工艺美术学校，自1939年起，任该校校长达十年之久。因掩护校内地下党活动，1948年被省教育厅免去校长职，嗣后仍任该校教授兼法国驻成都领事馆秘书。解放后三十年来，他历任成都艺专、西南美专、四川美术学院教授、教务主任，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从事艺术教育四十余年，在印染美术设计和水粉画创作方面，造诣很深。他特别擅长色彩的运用，素有“东方色彩大师”的赞誉，其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在他所创作的那一幅幅美丽的水粉画中，色调和谐、明媚，充分表达了他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炽热感情，观者无不为之倾倒。他的志趣高尚，品学皆优，表里如一，堪称一代良师。解放后他曾在重庆、成都、北京等地多次举行个人作品展览。四川人民出版社和人民美

术出版社也曾先后出版过《李有行水彩画选》和《李有行画选》，这些画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先生于1982年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一）

李有行先生早年在法国巴黎担任图案设计师之时，是法国工艺美术界的一名高手，生活比较优裕。他对人谦和，社交较广，已逐渐取得了长住巴黎的条件。对于艺术事业来说，他住在号称“美术都会”的巴黎，是很有发展前途的。但他并不贪图一己的名利，时刻为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祖国的前途担心。他人在异域，心在中华，常说：“我留学的目的，是为了报效国家。”当他向法国厂方提出辞职时，厂方虽以重金挽留，但他再三拒绝。1931年，他毅然回到祖国，献身于国内工艺美术事业和艺术教育事业。

李有行在上海从事染织图案设计的实践中，为我国新兴的轻工业美术设计开拓了新的领域，引导设计工作放眼未来的工业化世界，努力将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抗日战争期间，国内许多艺术名家来到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早年留学法国，与国内艺术家、音乐家多有往还，如马思聪、吴作人等来川均住教育厅内。人才荟萃蜀中，机会难得，郭有守遂于1939年筹办一所高等艺术专科学校。他特地物色李有行为校长。李先生表示愿为桑梓效劳，欣然同意。他出任校长后，在成都南郊择地（现四川音乐学院所在地）建校，在抗战艰苦的岁月

里，平地起砖房，建成了别具一格的校舍和花园。虽属简陋，但却清雅。学校开设了应用艺术科、音乐科、建筑科、戏剧科（后撤并），设置了各类必备教具。课程开设较全，延聘国内著名艺术家来校任教，吸引有志青年报考。由工艺美术家雷圭元任教导主任，油画师、工艺美术理论家庞薰琹和漆器艺术专家沈福文任应用艺术科主任，作曲家许可经任音乐科主任，建筑设计师杨文蓀、辜其一任建筑科主任。还有画家关良、吴作人、丁聪，雕塑家刘开渠，指挥教授马革顺，电影作曲家王云阶，音乐家、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郎毓秀，男高音歌唱家蔡绍序，大提琴名手余鹏与小提琴名手费曼尔，钢琴教授叶冷竹琴，语言学家和外语专家吕淑湘，翻译家罗玉君等任教。还专请了修建颐和园的一位掌墨师侯老先生教古建筑结构。其师资阵容可谓盛极一时。

四十年代李有行创办的这所五年一贯制的高等艺术专科学校，是新型的综合性的艺术学校。正如作家孙伏园，教育家黄炎培于1944年到校讲演时所说，它是“面向人民大众的，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它“已从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前景是灿烂的”。学校开设课目与培养目标，都是为了美化生活，培养高尚情操，服务人民。从服饰印染、房屋设计、家具、漆器与室内装饰到雕塑、工业造型、商业广告以及声乐、作曲、钢琴、提琴等项目，均有专业课与专业老师教授。由于逐年积累办学经验，培养了美术、建筑、音乐师资，即使在抗日胜利后，走了一批名流教授，学校仍能继续正常开办。学校的一系列建树，为解放后五十年代初省艺专分建为四川美术学院、四川音乐学院以及将省艺专建筑科并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奠定了基础。

（二）

李有行热心于祖国艺术教育事业，不但传授艺术技巧，还注意培养学生的爱国心和高尚情操。他治学严谨，教学认真，且能以身作则。应艺科一位同学，某学期无故缺席达二十节课时，他立即挂牌斥退。他对人和蔼亲切，颇受师生尊敬。讲授人生哲学一课，结合青年特点，引导学生立志为国家，为人民而学。指出艺术要面向生活，面向人民，不能为艺术而艺术。他鼓励学生奋发向上，力戒消极颓废。他经常利用早自习时间，向全校学生讲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故事。还经常邀请国内外知名人士到校作爱国政治报告和学术演讲，阳翰笙、黄炎培、徐悲鸿、俞平伯、司徒乔、印度泰戈尔艺术学院院长以及从延安转蓉的孙伏园先生等都曾来校讲演过。他从不邀请国民党当局的要人和反动文人来校讲演。他给学生讲华侨爱国行为时曾谈到，旅居欧美的中国留学生多受白种人歧视。他说，他在法国留学期间，曾见到一个宿舍的房东太太，因在厕所发现一处大便未解进糟内，就认定是一个中国学生所为，并说："只有中国人才不讲卫生。"她把那个中国学生的行李丢出门外，将他赶走。其实这位中国学生并没有干那种事，他受到这种侮辱，就愤而跳河自杀了。这个故事对青年学生很有启发。艺专学生从军赴抗日前线的学生中，有两位牺牲了，李有行为此在校园内建立了一座抗日阵亡纪念碑。抗日胜利后，他发表实行民主、反对独裁的讲演。1940年左右，重庆有个爱国戏剧团体到成都演出，他慷慨支持，将库存戏剧服装道具送给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